吴沃尧 著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8



知识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吴沃尧 著

·8·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知识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第九十五回

苟观察就医游上海　少夫人拜佛到西湖

苟才自从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之后，腰缠也满了。这两年当中，弄了五六个姨太太。等那小儿子服满之后，也长到十七八岁了，又娶了一房媳妇。此时银子弄得多，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，只要这个银元局总办由得他多当几年，他便心满意足了。

不料当到第三年上，忽然来了九省钦差，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财赋的。那钦差奉旨之后，便按省去查。这一天到了安庆，自抚台以下各官，无不懔懔栗栗①。第一是个藩台，被他缠了又缠，弄得走头无路，甚么厘金咧、杂捐咧、钱粮咧，查了又查，驳了又驳。后来藩台走了小路子，向他随员当中去打听消息，才知道他是个色厉内荏之流，外面虽是雷厉风行，装模作样，其实说到他的内情，只要有钱送给他，便万事全休的了。藩台得了这个消息，便如法泡制，果然那钦差马上就圆通了，回上去的公事，怎样说怎样好，再没有一件驳下来的了。

钦差初到的时候，苟才也不免栗栗危惧，后来见他专门和藩台为难，方才放心。后来藩司那边设法调和了，他却才一封咨文到抚台处，叫把银元局总办苟道先行撤差，交府厅看管，俟本大臣彻底清查后，再行参办。这一下子，把苟才

吓得三魂去了二魂，六魄剩了一魄！他此时功名倒也不在心上，一心只愁两年多与童佐闇狼狈为奸所积聚的一注大钱，万一给他查抄了去，以后便难于得此机会了。当时奉了札子，府经厅便来请了他到衙门里去。他那位小少爷，名叫龙光，此时已长到十七八岁了，虽是娶了亲的人，却是字也不曾多认识几个，除了吃喝嫖赌之外，一样也不懂得。此刻他老子苟才撤差看管，他倘是有点出息的，就应该出来张罗打点了；他却还是昏天黑地的，一天到晚，躲在赌场妓院里胡闹。苟才打发人把他找来，和他商量，叫他到外头打听打听消息。龙光道："银元局差事又不是我当的，怎么样的做弊，我又没经过手，这会儿出了事，叫我出来打听些甚么！"苟才大怒，着实把他骂了一顿；然而于实事到底无济，只好另外托人打听。幸得他这两年出息的好，他又向来手笔是阔的，所有在省印委候补各员，他都应酬得面面周到，所以他的人缘还好。自从他落了府经厅之后，来探望他、安慰他的人，倒也络绎不绝。便有人暗中把藩台如何了事的一节，悄悄的告诉了他。苟才便托了这个人，去代他竭力斡旋，足足忙了二十多天，苟才化了六十万两银子，好钦差，就此偃旗息鼓的去了。苟才把事情了结之后，虽说免了查办，功名亦保住了，然则一个银元局差使却弄掉了。化的六十万虽多，幸得他还不在乎此，每每自己安慰道："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罢了。"

幸得抚台宪眷还好，钦差走后，不到一个月，又委了他两三个差使，虽是远不及银元局的出息，面子上却是很过得去的了。如此又混了两年，抚台调了去，换了新抚台来，苟才便慢慢的不似从前的红了。幸得他宦囊丰满，不在乎差使的了。闲闲荡荡的过了几年，觉得住在省里没甚趣味，兼且

得了个怔忡②之症，夜不成寐，闻声则惊，在安庆医了半年，不见有效，便带了全眷，来到上海，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，遍处访问名医；医了两个月也不见效，所以又来访继之，也是求荐名医的意思。已经来过多次，我却没有遇着，不过就听得继之谈起罢了。

当下继之到外面去应酬他，我自办我的正事；等我的正事办完，还听得他在外面高谈阔论。我不知他谈些甚么，心里熬不住，便走到外面与他相见。他已经不认得我了，重新谈起，他方才省悟，又和我拉拉扯扯，说些客气话。我道："你们两位在这里高谈阔论，不要因我出来了打断了话头，让我也好领教领教。"苟才听说，又回身向继之汩汩而谈，直谈到将近断黑时，方才起去。我又问了继之他所谈的上半截，方才知道是苟才那年带了大儿子到杭州去就亲，听来的一段故事，今日偶然提起了，所以谈了一天。

你道他谈的是谁？原来是当日做两广总督汪中堂的故事。那位汪中堂是钱塘县人，正室夫人早已没了，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，其余全眷人等，都住在钱塘原籍。把自己的一个妹子，接到家里来当家。他那位妹子，是个老寡妇了，夫家没甚家累，哥哥请他回去当家，自然乐从。汪府中上下人等，自然都称他为姑太太。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，只剩下一个大少奶奶；还有一个孙少爷，年纪已经不小，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。那位大少奶奶，向来治家严肃，内外界限极清，是男底下人，都不准到上房里去，鸦头们除了有事跟上人出门之外，不准出上房一步，因此家人们上他一个徽号，叫他迂奶奶。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，迂奶奶把他待得如同婆婆一般，万事都禀命而行，教训儿子也极有义方③，因此内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外上下，都有个贤名。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处，是最相信的菩萨，除了家中香火之外，还天天要入庙烧香。别的妇女入庙烧香起来，是无论甚么庙都要到的；迂奶奶却不然，只认定了一个甚么寺，是他烧香所在，其余各庙，他是永远不去的。

有一天，他去烧香回来，轿子进门时，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，手里做着一件实地纱披风，便喝停住了轿，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。裁缝连忙垂手，禀称是孙少爷叫做的，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。迂奶奶便不言语。等轿子抬了进去，回到上房之后，把儿子叫来。孙少爷不知就里，连忙走到。迂奶奶见了，劈面就是一个巴掌，问道："你做纱披风给谁？"孙少爷被打了一下，吃了一惊，不知何故；及至迂奶奶问了出来，方才知道。回道："这是媳妇要用的，并不是给谁。"迂奶奶道："他没有这个？"孙少爷道："有是有的，不过是三年的东西，不大时式了，所以再做一件。"迂奶奶听说，劈面又是一个巴掌。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。孙少奶奶知道了，也连忙过来跪着陪不是。迂奶奶只是不理。旁边的鸦头老妈子看见了，便悄悄的去报姑太太。姑太太听了，便过来说情。迂奶奶道："这些贱孩子，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，他总拿我的话当耳边风！出去应酬的衣裳，有了一件就是了，偏是时式咧，做了又做。三年前的衣服，就说不时式了；我穿的还是二十年前的呢！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，不能进学中举，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，吃的穿的，都是祖老太爷的；就是自己有能耐，做了官，赚了钱，也要想想朱柏庐先生《治家格言》的话，'一丝一缕，当思来处不易'。这些话，我少说点，一天也有四五遍教他们，他们拿我的话不当话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！"

姑太太道："少奶奶说了半天，倒底谁做了甚来啊？"迂奶奶道："那年办喜事，我们盘里是四季衣服都全的；他那边陪嫁过来的，完全不完全，我可没留神。就算他不完全罢，有了我们盘里的，也就够穿了。叫甚么少奶奶嫌式子老了，又在那里做甚么实地纱披风了。你说他们阔不阔！"姑太太道："年轻孩子们，要时式，要好看，是有的。少奶奶教训过就是了，饶了他们叫起去罢，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。"迂奶奶道："呀！姑太太！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！甚么叫做年轻小孩子，就应该要时式，要好看？我也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，不是下娘胎就老的，我可没那样过。我偏不饶他们，看拿我怎么！"姑太太无端碰了这么个钉子，心里老大不快活，冷笑道："不要说我们这种人家，多件把披风算不了甚么；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，只要做起来，不拿他瞎糟蹋，也就算得一丝一缕，想到来处不易的了。要是天下人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气，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，都要饿死了！"迂奶奶听了，并不答姑太太的话，却对着儿子、媳妇道："好，好！怨得呢，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！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、媳妇，凭你腰把子再硬点，是没用的！"姑太太听了，越发气上来，说道："少奶奶这是甚么话！他是姓汪的人，化他姓汪的钱，再化多点，也用不着我旁人做甚么腰把子！"迂奶奶道："就是这个话！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，管得着姓汪的事，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。"姑太太这一气，更是非同小可！要待和他发作起来，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不像样，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他。回到自己房里，把迂奶奶近年的所为，起了个电稿，用自己家里的密码，编了电报，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。

那位两广制军得了电报，心里闷闷不乐，想了半天，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。这里钱塘县，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，心中惊疑不定，不知是何事故，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。原来是："某寺僧名某某，不守清规，祈速访闻，提案严办，余俟函详。"共是二十二个字。其余便是收电人名、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。知县看了，十分惶惑，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甚事，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？这和尚又犯了甚么事，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，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？又叫我作为访案，又叫我严办，却又只说得人"不守清规"四个字，叫我怎样严办法呢？办到甚么地步才算严呢？便拿了这封电报，和刑名老夫子商量。老夫子道："据晚生看来，我们这位老中堂，是一位'阿弥陀佛'的人。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，他还代那强盗念一天《往生咒》呢。他有到电报要办的人，所犯的罪，一定是大的；不啊，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。据晚生的意思，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，一面打个电报，请示方法。好得他有'余俟函详'一句，他墨信里头，总有一个办法在内，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。老父台④以为如何？"知县也没甚说得，只好照他的办法，立刻出了票子，传了值日差役，去提和尚，说马上要人问话。不一会提到了，知县意思要先问一堂，回想这件事又没个原告，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，叫我拿甚么话问他呢。没奈何，叫把他先押起来，明天再问。

谁知到了明天，大清老早，知县才起来，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。知县吃了一惊，便叫自己孺人⑤迎接款待。迓奶奶行过礼之后，便请见老父台。知县在房中听见，十分诧异，只得出来相见。见礼已毕，迓奶奶先开口道："听说老

父台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来，不知他犯甚么事？”知县听说，心中暗想，刑席昨天料说这和尚关涉他家的事，这句话想是对了。此刻他问到了，叫我如何回答呢。若说是我访拿的，他更要钉着问他犯的是甚么罪，那更没得回答了。迂奶奶见知县不答话，又追问一句道：“这个案，又是谁的原告？”知县道：“原告么，大得很呢！”嘴里这么说，心里想道，不如推说上司叫拿的，他便不好再问；回想又不好，他们那等人家，那个衙门他不好去，我顶多不过说抚台叫拿的，万一他走到抚台那里去问，我岂不是白碰钉子。迂奶奶又顶着问道：“到底那个的原告？大到那么个样子，也有个名儿？”知县此时主意已定，便道：“是闽浙总督，昨天电札叫拿的。”迂奶奶吃了一惊道：“他有甚么事犯到福建去，要那边电札来拿他？”知县道：“这个侍生⑥那里知道，大约福建那边有人把他告发了。”迂奶奶低头一想道：“不见得。”知县道：“没有人告发，何至于惊动到督帅呢。”

迂奶奶道：“这么罢，此刻还不知道他犯的是甚么罪，老父台也不便问他，拿他搁在衙门里，倒是个累赘。念他是个佛门子弟，准他交了保罢。”知县道：“这是上宪电拿的犯人，似乎不便交保。”迂奶奶道：“交一个靠得住的保人，随时要人，随时交案，似乎也不要紧。”知县道：“那么侍生回来叫保出去就是。”迂奶奶道：“叫谁保呢？”知县道：“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来。”迂奶奶道：“就是我来保了他罢。”知县心中只觉好笑，因说道：“府上这等人家，少夫人出面保个和尚，似乎叫旁人看着不大好看；不如少夫人回去，叫府上一个管家来保去罢。”迂奶奶脸上也不觉一红，说道：“那就叫我的轿夫具个名，可使得？”知县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迂奶奶便叫跟

来的老妈子，出去叫轿夫阿三具保状，马上保了和尚出去。知县便道："如此，少夫人请宽坐，侍生出去发落了他们。"说罢，便到外头去，叫传地保。原来知县心中早就打了主意，知道这里面一定有点蹊蹊；不过看着迁奶奶也差不多有五十岁的人，疑心不到那里去就是了。但是叫他们保了去，万一将来汪中堂一定要人，他们又不肯交，未免要怪我办理不善。所以特地出来传地保，硬要他在保状上也具个名字；并交代他切要留心，"如果被他走了，追你的狗命！"那地保无端背了这个干系，只得自认晦气，领命下去。

这件事，早又传到姑太太耳朵里去了，不觉又动了怒，详详细细的，又是一个电报到广东去。此时钱塘县也有电报去了。不一日，就有回电来，和尚仍请拿办，并请到西湖边某图某堡地方，额镌某精舍⑦屋内，查抄本宅失赃，并将房屋发封云云。知县一见，有了把握，立刻饬差去提和尚，立时三刻就要人；一面亲自坐了轿子，带了差役书吏，叫地保领路，去查赃封屋。到得那里，入门一看，原来是三间两进的一所精致房屋，后面还有一座两亩多地的小花园。外进当中，供了一尊哥窑观音大士像，有几件木鱼钟磬之类。入到内进，只见一律都是红木家伙，摆设的都是夏鼎商彝；墙上的字画，十居其九，是汪中堂的一款。再到房里看时，红木大床，流苏⑧熟罗帐子，妆奁器具，应有尽有，甚至便壶马桶，也不遗一件；衣架上挂着一领架裟，一顶僧帽，床下又放着一双女鞋。还有一面小镜架子，挂着一张小照，他细一看，正是那个迁奶奶，知县先拿过来，揣在怀里。书吏便一一查点东西登记。差役早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和尚，及两个老妈，一个鸦头拿下了。查点已毕，便打道回衙，一面发出封条，把房屋发封。

知县回到衙门时，谁知迁奶奶已在上房了。见了面，就问道："听说老父台把我西湖边上一所别墅封了，不知为着何事？"知县回来时，本要到上房更衣歇息；及见了迁奶奶，不觉想起一桩心事来。便道："侍生是奉了老中堂之命而行；回来问过了，果然是少夫人的，自然要送还。此刻侍生要出去发落一件希奇古怪的案件，就在二堂上问话。"又对孺人道："你们可以到屏风后面看看。"说着，匆匆出去了。正是：只为遭逢强令尹，顿教愧煞少夫人。不知那钱塘县出去发落甚么希奇古怪案件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注　释

①懔懔栗栗：形容恐惧的样子。②怔忡：因害怕而心跳。③义方：指封建制度中的规矩、道理。④老父台：地方士绅对州县官的尊称。⑤孺人：旧时指七品以下官员的妻子。⑥侍生：旧时对同辈或晚辈的妇女的自称。⑦精舍：精致的房舍。⑧流苏：上结球形、下垂须子的一种装饰品。

第九十六回

教供辞巧存体面　写借据别出心裁

原来那钱塘县知县未发迹时，他的正室太太不知与和尚有了甚么事，被他查着凭据；欲待声张，却又怕于面子有碍，只得咽一口气，写一纸休书，把老婆休了，再娶这一位孺人的。此刻恰好遇了这个案子，那迁奶奶又自己碰了来，他便要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，借迁奶奶出他那已出①老婆的丑。

当时坐了二堂，先问“和尚提到了没有”，回说“提到了”。又叫先提小和尚上来，问道：“你有师父没有？”回说：“有。”又问：“叫甚名字？”回说：“叫某某。”又问：“你还有甚么人？”回说：“有个师太。”问：“师太是甚么人？”回说：“师太就是师太，不知道是甚么人。”问：“师父师太，可是常住在那里？”回说：“不是，他两个天天来一遍就去了。”问：“天天甚时候来？”回说：“或早上，或午上，说不定的。”问：“他们住在那里？”回说：“师父住在某庙里，师太不知道住在那里。”问：“他们天天来做甚么？”回说：“不知道。来了便都到里面去了，我们都赶在外面，不许进去，不知他们做甚么。有一回，我要偷进去看看，老妈妈还喝住我，不许我进去，说师父和师太□□呢。”知县喝道：“胡说！”随在身边取出那张小照，叫衙役递小和尚，问他：“这是谁？”小和尚一

看见，便道："这就是我的师太。"知县叫把小和尚带下去，把和尚带上来。知县叫抬起头来。和尚抬起头，知县把他仔细一端详②，只见他生得一张白净面孔，一双乌溜溜的色眼，倒也唇红齿白。知县把惊堂一拍道："你知罪么？"和尚道："僧人不知罪。"知县冷笑道："好个不知罪！本县要打到你知罪呢！"把签子③往下一撒，差役便把和尚按倒，褪下裤子，一啊，二啊，……的打起来。打到二十多下，知县喝叫停住。问那行刑的差役道："你们受了那和尚多少钱，打那个虚板子？"差役吓得连忙跪下道："小的不敢，没有这件事。"知县道："哼！我做了二十多年老州县，你敢在我跟前捣鬼呢！"喝叫先把他每人先打五十大杖，锁起来；打得他两个皮开肉绽，锁了下去。知县喝叫再打和尚。这回行刑的，虽是受了钱，也不敢做手脚了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没命的打下去，打得那和尚杀猪般乱叫。一口气打了五百板，打得他血肉横飞，这才退堂。入到上房，只见那迂奶奶脸色青和铁一般，上下三二十个牙齿一齐叩动，浑身瑟瑟乱抖。

原来知县说是发落希奇古怪案子，又叫他孺人去看，孺人便拉了迂奶奶同去。迂奶奶就有点疑心，不肯去，无奈一边尽管相让。迂奶奶回念一想，那和尚已经在保，今天未听见提到，或者不是这件事也未可知，不妨同去看看。原来那和尚被捉时，他一党的人都不在寺里，所以没人通信；及至同党的人回来知道了，赶去报信，迂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，赶到衙门里来了，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经提到。当下走到屏风后头，往外一张，见只问那小和尚；心中虽然吃了一惊，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，问他，我倒不怕，谅他也不敢叫我去对质。后来见知县拿小照给小和尚看，方才颜色大变，身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